

截断苕溪云水，此地出平湖

本报记者

黄伟芬

一汪山溪从东天目山的马尖冈出发，沿途的水一点点汇聚成河，两岸的岩壁夹缝里生长着芦苇。每到秋天，如飞雪般飘洒在水面的芦花，被沿河的居民称为“苕”。“溪岸多苕花”，这条从天目之南发源的河，被称为南苕溪。

南苕溪一路蜿蜒，经青山水库流出，自余杭折北而流，汇中苕溪、北苕溪，后称东苕溪，最终汇入太湖。

只是，在诗意的名字下，也有肆虐的一面。历史上南苕溪桀骜不驯，尤其在雨季来临之际。

南苕溪溪道多弯，岔道丛生，数百年时间里记录的洪灾不下20次。从新中国成立到青山水库开建不到10年间，爆发过3次洪水。

苏湖熟，天下足。假若南苕溪肆虐，下游的杭嘉湖就始终存有洪水倾覆田野的忧虑。

上世纪50年代初期，在南苕溪上修建一座防洪蓄水水库的设想被提出。

勘测地形，论证可行性，选定坝址，地质勘探，设计草图……

公山和姥山之间被认定为修建大坝的理想位置。

1958年12月18日，大坝正式动工，青山水库的建设开始了。

一担担黄泥从四面八方运来；一条大坝连起了公山和姥山，拔地而起；一条河被拦截；一座水库蓄起了水。

二

那一年，黄健雄只有17岁，被挑中修建水库。

他是家里唯一的儿子。交通不便的年代，黄健雄跟着村里的哥哥们，背上简单的行囊和扁担，走向青山水库建设的现场。

彼时年少的他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恢弘的场面，几千人同时参与劳作，他甚至数不清工地上有多少人，只知道自己在的临安营（注：当时仿照军事建制，以工人来源地成立临安、余杭、桐乡民工团及若干营连组织），已经是不能想象的壮大。

这些人和他一样，来自杭州、临安、桐乡8000余人，那个冬天，在公山和姥山脚下相聚了。

今年，黄健雄已经78岁高龄，61年前修建水库的往事依然历历在目。

在他的记忆里，那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工地，所有人干劲十足，统一的军事化管理，你追我赶，在没有大型机械化设备的年代，愣是凭借双手，筑起一道堤坝。

大多数人都像黄健雄一样，日复一日，从附近山里把上好的黄泥，用双肩、用独轮车、用平板车运到工地上。

眼看大坝平地起，一寸寸往上升，无疑，大家都是雀跃的。

尽管没有具体要求一天要挑多少土，但是大家都会暗中较劲，今儿个你们营多筑了一些，明天我们营必须赶上。“你推得快，我比你更快”，这是工地上的常态。

偶尔，黄健雄还会撑着船摇着橹，穿行在尚未淹没的南苕溪老河道里，把山里的石料运回堤坝底下。

劳动人民的智慧无穷尽，为了提高效率，工地上还发明了土滑道。用临安的竹，架起长长的轨道，黄泥被装进箱笼，填进大坝。

大坝修建不久，姥山下的隧洞开始挖掘，平均每天3.2米的速度推进，大家偶尔能听见放炮的声音。更多地，这个容易风化破碎的地貌，倚靠的还是人工，弯着腰站在不及一人高的隧洞里，挥锤舞耙，把碎石扒出来。

三

冬去春来，5个月过去，这条长330米的大坝，已经被34万立方米的土石方堆成了7米高，隧洞也已经打通了。

淹没区的居民们在有序地分批迁移出去，这个很多人祖祖辈辈的家乡，即将变成汪洋。

大坝修建的第一个阶段圆满完成，新一年的农忙要开始了。

1959年5月，来自杭州和桐乡的民工们回家投入到新一年的耕作里，黄健雄留了下来，他已经在工地上住了156天。

黄健雄记得一半晴天，一半雨雪阴天。

还有许多像黄健雄一样的人在坚守着，源源不断的黄泥被运来，用东方红拖拉机夯实。

1960年伊始，泄洪闸开挖。

春汛即将到来，水库建设也到了关键的时候。大坝主体已经屹立在了公山和姥山之间，赶在雨量增大之前完成大坝堵口是最重要的任务。

经过充分的考虑，大坝堵口时间被定在1960年4月4日，

为了这一天，做了很多准备——

预先备好黄土2万立方米、块石2400立方米“待命”；

年初就从临安、余杭增调民工；

在工地上10000余人中挑选5000余名精壮劳力，组成堵口突击队，按水上、陆地分工，先期进行施工培训；

在22条苕溪支流上堵住来水和开沟引水，减少上游来水对堵口的影响；

为了顺利堵口，早早在龙口旁边开了一个3米左右的新河道，让水能够通过……

堵口大会战在下午4点正式开始。

上游水面施工人员撑着竹排，把装了块石的竹篓密集抛入河底，坝基级级往上升起来；堵口两侧的陆地上，双轮车运载砂石和黄土，频频倒入围坝两端，龙口断面在一点点缩小。

几千人经过5个小时紧张接龙，晚上9点围坝合龙顺利完成。

这也是黄健雄参加水库建设记忆最深刻的一天，为了这5个小时，他们至少一天一夜没有休息。

大坝堵口合龙以后，再突击回填老河道，全长500多米的拦河大坝连成一体。

青山水库正式开始蓄水。

四

土地、老河道被一点点淹没，“溪多滩碛，遇水涨可用二十斛舟”的盛况成为历史，远远近近的小山包变成了岛屿，两百万尾鲤鱼苗放进了水里。

水库基本建成了，上万人的突击队留下四千人常年施工。

黄健雄依旧在工地上留守，他说自己是来得最早、走得最晚的一批人。

当年10月份，张惠清毕业后分配到杭州市林水局，来到青山水库工作。

张惠清刚到工地的时候，民工们回家参加“双抢”，半个月后，工地恢复热火朝天。张惠清看到的大坝，已经有28米高，基本上是现在大坝的雏形，只是还没有做好护坡，溢洪闸的混凝土也还没来得及浇筑。

1961年3月，最后一批民工回家从事农业生产，黄健雄也回家了，他在这个大工地上，足足待了两年多。

也许在短暂的几个月里，张惠清曾和黄健雄打过照面，也许没有。

此后，青山水库的建设由来自新安江、钱塘江两工程局三个施工队接管，三千余人继续完善大坝。

一切都在有序地推进之中，溢洪闸和消力池在一点点建成，隧洞上方的机电房完工了。

五

一场猝不及防的考验提前到来。

说南苕溪桀骜还真不假，水库还没有完全建成，来势汹汹的洪水就提前对防洪功能进行了一次检验。

张惠清记得那是1963年的夏天，头一天开始下雨，大家还没有觉察到特别，第二天中午开始，用暴雨如注来形容这次降水丝毫不为过。

“不好了，发大水了。”

半夜时分，大坝底下传来阵阵惊呼，大雨导致了停电，整个工地漆黑一片，只能听见呼啸的风雨和呼天抢地的惊叫。

之前，为了保护正在浇筑的消力池，用装了黄泥的麻袋临时堆砌起一段黄泥堤坝，因为水太大，这道临时防线被冲毁，百来人的工地遭了水灾。

可喜的是，青山水库大坝经受住了考验。

从此，这座以防洪为主的水库开始发挥自己的作用。

1964年4月30日，青山水库完工。此后几十年，水库几番顺利泄洪，保下游一方平安。

如今的水库大坝，是几番修整后的模样。尤其经过2002年的加固之后，厚厚的混凝土为几十年前夯实的黄土加上了一层保障，后来新砌的护坡让大坝焕然一新。

张惠清今年已经83岁，当初的小张跨入耄耋之年。站在大坝上，这位大半辈子在青山水库边工作、生活的老人，看着水库建成，看着水库周围高楼起，他说，我老了，青山水库依然年轻。

眼前，湖光山色清秀，水上森林风光迤逦，湖面鱼跃舟行，环湖绿道已经建成，在苍翠欲滴的群山之中，历经一代人建设而成的青山湖，宛若一颗熠熠发光的明珠，和西湖遥望。

